

Luis Sepúlveda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唐郗汝 译

读
爱情故事
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的
老人



读
爱情故事
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的
老人

Luis Sepúlveda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唐郗汝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智)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
唐郁汝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ISBN 978-7-5321-6950-4

I. ①读… II. ①路… ②唐… III. ①中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1654 号

Copyright © Luis Sepúlveda, 1989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8-1061

责任编辑:崔 莉
特约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钱 珺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唐郁汝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字数 72,000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950-4/I·5551 定价:39.00元

作者按语

当迪格雷·胡安奖的评审团成员在奥维多^①读这部小说时（他们几天之后将这项奖授予了它），几千公里之外，一个谋杀团伙结束了一位卓越的亚马逊护卫者、世界生态保护行动中始终如一的杰出代表的生命，这伙人受雇于更大的罪犯——一些穿着考究、指甲精心保护的人——他们以“发展”的名义行使这一切。

你永远都无法看到这部小说了，契科·门德斯，亲爱的朋友，你言语不多，总是默默实干，然而，这个迪格雷·胡安奖依然属于你，以及所有将沿着你的路前行的人，这也是我们共同的道路：保护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世界。

（陈凯先 译）

^① 奥维多，西班牙北部城市。

献给：

我遥远的朋友米盖尔·特赞克，南加里特萨上游孙比的
苏阿尔地区理事，伟大的亚马逊保卫者。

某个夜晚，他滔滔不绝的充满魔幻的讲述，让我了解了
很多那个陌生的绿色世界的细节，然后，在远离“赤道伊甸
园”的另一些地方，我用它们构建了这个故事。

中文版序言

这部小说源自对一个真实人物的观察。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亚马逊丛林的探险活动，想要了解白人对亚马逊地区居民所造成的影响。可惜事不遂人愿，探险活动开始没几天便宣告夭折，但是我决定暂不回归“文明社会”。当时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而且我也不能返回我的祖国智利，因为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宣判了我八年的流亡生涯。

因此，我有幸见识了亚马逊的一支民族——苏阿尔人的世界。苏阿尔人慷慨而耐心地接纳了我。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丛林白痴，我不会用弓箭捕鱼，不会用吹管狩猎，无法分辨一种果实是可以食用的还是有毒的，不懂得丛林的信息，而且对苏阿尔人的语言一窍不通。

苏阿尔人大度且不厌其烦地教我捕鱼，狩猎，在丛林中行动。我学会了他们语言中的三十来个词语，并且能与他们

沟通。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结交了一个名叫努西尼奥的朋友。他是我的师父、我的向导，他教会我在丛林中生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向我传授了亚马逊民族的秘密中神奇迷人的文化。

有一天，我和努西尼奥一起去打猎，我们一起去猎猴子，在苏阿尔人中，猴子肉是很受欢迎的肉食。我们当时遭遇了一场亚马逊丛林的可怕的暴风雨。转眼间天降豪雨，我们为了寻找避雨的地方，来到了一间茅草屋，这是一个独居在丛林中的男人的家。

这个男人是个消瘦的白人，六七十岁的年纪，寡言少语。他沉默地请我们进他的茅草屋避雨，和我们分享他的食物。在夜晚降临时，他还将他的吊床让给我睡。

我躺在吊床上倾听这个老人和努西尼奥用苏阿尔语谈话，他们一直聊到我的朋友也躺下休息为止。就在那时，那个老人走到一个抽屉前，从里面掏出一本书，拿着一个放大镜，朗声读了起来。他读得很慢，边读边思考他放声读出的内容。他读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当老人在读故事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已经有几个月没有书卷在手了，于是便问他能不能从他的抽屉里拿一本书来读。

他示意我可以，我走到抽屉边，看到里面有五本书。五个爱情故事。

第二天暴雨渐止，我们向他辞别，走向丛林深处完成我们的任务：猎猴。

这个老人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朋友努西尼奥告诉我，他并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他不能也不想回到他的故乡，于是，和我一样，他渐渐地学会了在丛林中生存，并且已经会说苏阿尔人的语言。这个老人和我很相像，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当我离开亚马逊丛林之后，我到许多国家旅行，直到最后决定在德国定居，然而我总是会想起这个独自住在丛林里的奇怪的老人，我的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他，一个在亚马逊的心脏地带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二〇一一年八月

（马科星 译）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天空压得很低，像鼓胀着的驴肚皮，都快压到人的头顶了。温热而黏湿的风吹起一些散落的树叶，粗暴地摇晃着装点在校政府正门前的发育不良的香蕉树。

埃尔伊迪里奥^①镇稀落的居民以及一小撮来自邻近地区的冒险家聚集在码头，等着坐到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的便携式扶手椅上。这个牙医用一种奇特的口腔麻醉术替他的病人缓解疼痛。

“疼吗？”医生问。

那些病人紧紧地抓住椅子两侧的扶手，用拼命瞪大的眼睛和淋漓大汗来回答他。

有些人企图把牙医蛮横的双手从嘴边掰开，并且疼得想

^① 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田园诗；爱情”。

破口大骂，但他们的打算遭到了牙医强壮胳膊的阻止和威严的呵斥。

“安静，他妈的！把手拿开！我知道你疼，可这又是谁的错？啊？难道是我的错？是政府的！你给我好好地记着，你有烂牙是政府的罪过。你疼是政府的错。”

那些正在遭罪的人于是或闭上眼睛或微微地点头，以示同意。

洛阿恰明医生仇恨政府，仇恨所有的政府，仇恨任何一个政府。这个伊比利亚移民的私生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一切与权威有关的东西的敌视。可是仇恨的原因却在他年轻时代纵酒狂欢的时候给忘了，因此，他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唠叨成了一个缺点，使他显得有些可爱。

他以咒骂历届政府的相同方式咒骂从科卡石油基地来的美国佬，这些厚颜无耻的外来人，未经允许就给他的病人张着的嘴巴拍照。

就在眼前，“苏克雷”号上仅有的几个船员在往船上装成串成串的绿香蕉和一袋袋的咖啡豆。

在码头的一边，堆着早些时候就已经卸下船的一箱箱啤酒、伏隆特拉烧酒、盐和煤气罐。

等牙医一结束整牙工作，“苏克雷”号就将起锚，沿南加里特萨河逆流而上，驶向萨莫拉，然后在四天的缓慢航程之后，抵达埃尔多拉多的内河港口。

由船长指挥，两个充当船员的健壮男人齐心努力，在那台像患了痼病似的老柴油机马达的驱动下，这艘像一只古老的漂流筏似的船要在雨季过后才能回来，而阴郁的天空正预示着雨季的到来。

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每年来埃尔伊迪里奥两次，就像那个邮递员一样。邮递员难得给居民带书信过来，他的小手提箱里只会出现几张给镇长的公文，或者是几幅当权者沉甸甸的肖像画，因为受潮而退了颜色。

人们盼船来，只是为了能补充盐、油、啤酒、烧酒等储备，却用迎接救星似的热切欢迎牙医的到来。尤其是疟疾的幸存者，现在正疲于整天吐牙齿的残根，他们希望能有一张清除了碎牙的嘴，来配一副假牙——假牙都整齐地排放在像红衣主教制服似的紫红色台布上。

牙医一边给病人清理残牙周围的牙床，一边对政府骂骂咧咧，然后命令他们用烧酒漱一下口。

“好了，让我们看看，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太紧了，我合不上嘴。”

“操！真他妈的挑剔。喏，再试试另一副。”

“太松了，打个喷嚏就会掉下来。”

“那你为什么感冒？傻瓜。张嘴。”

他们照做了。

试过各副不同的假牙之后，他们找到了最舒服的一副，然后趁牙医把剩下的假牙放在高压锅里用沸氯消毒的时候跟他讨价还价。

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的便携式扶手椅对于整个萨莫拉、亚宽比和南加里特萨河岸的居民来说，简直就像个政府机关一般举足轻重。

其实，这只是一把带有基座的旧理发椅，周边上了白漆，得要“苏克雷”号的船长和船员们合力才能抬起来，扶手椅的脚被固定在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牙医称之为“诊室”。

“在诊室里是我下命令，他妈的。这里得照我说的做。下来之后，你们可以叫我‘拔牙的人’‘拔牙匠’，随你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甚至我也许还会喝你们一杯。”

等着的人露出一张张极端痛苦的面孔，已经挨过拔牙钳

的人，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诊室周围唯一有笑脸的是蹲着看热闹的希瓦罗人。

希瓦罗人是被他们自己的族人苏阿尔人排挤的本地人，因为苏阿尔人认为他们受了“阿帕切人”^①（即白人）的习俗影响而退化堕落了。

希瓦罗人穿着白人丢掉的破衣服，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西班牙征服者强加给他们的绰号。

一个自尊、骄傲、熟悉神秘的亚马逊流域的苏阿尔人和一个希瓦罗人——就像聚集在埃尔伊迪里奥码头上等着讨杯剩酒的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些希瓦罗人微笑着，露出用河里的石头磨得尖尖的牙齿。

“你们在看什么鬼名堂？终有一天你们会落到我手里的，蠢货。”牙医威胁道。

知道是在说自己，那些希瓦罗人愉快地答道：

“希瓦罗人有好牙，希瓦罗人吃很多猴子肉。”

有时，一个病人发出一声惊起飞鸟的惨叫，一只手一把

^① 这个地区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称呼。

推开镊子，另一只空着的手伸向砍刀的刀柄。

“有种的，就放出点男人的样子来。我知道你疼，我也告诉过你是谁罪过。别想吓唬我！给我老老实实坐下，证明你的鸡巴蛋还好端端地挂着。”

“可您在拔我的魂呢，医生。先让我喝一口吧。”

打发完最后一个受罪的人，医生舒了一口气，把没人挑中的假牙用红衣主教的台布包起来，在给器具消毒的时候，他看到一条苏阿尔人的小船经过。

这个当地人站在这条狭窄的船的船尾，节奏均匀地摇着桨，到“苏克雷”号旁边时，他又划了两桨，靠了上去。

从船舷探出船长那张令人生厌的面孔，苏阿尔人频频地啐着口水，一边手脚并用比画着向他解释。

牙医弄干器具后，把它们在一个皮匣里摆好。然后拿起装着被拔下的牙齿的容器，将牙齿扔进了水里。

船长和苏阿尔人从他身边经过，向镇政府走去。

“我们还得等一等，医生。他们带来了一个死去的美国人。”

这个消息让医生很不高兴。“苏克雷”号是个笨重的家伙，极不舒适，尤其在回程中，又加载了绿香蕉和袋装的半

烂的陈咖啡。

船由于各种故障而耽误了一星期，看来极有可能提前遇上雨季的来临，这样，他们就得把货物、旅客和船员安置在帆布下，就没有地方挂那些吊床了，如果再加上一个死人，航程就会更难挨了。

牙医帮着一起把扶手椅搬上船，然后走到码头的一端，安东尼奥·何塞·玻利瓦尔·普罗阿尼奥在那里等着他。这是一个身体柔韧的老人，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身负一个伟人^①的名字。

“安东尼奥·何塞·玻利瓦尔，你还没死啊？”

老人先嗅了嗅腋窝，然后才答道：“好像还没有。我还没发臭呢。那您呢？”

“你的牙呢？”

“在这里呢。”老人一边回答，一边将一只手插进口袋里。他打开一块褪了色的手帕，给医生看那副假牙。

“为什么不用，老家伙？”

“我这就戴上。刚才又没吃东西又没说话。干什么要浪

^① 玻利瓦尔也是美洲独立战争时期杰出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姓。